

事實上，所謂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，不公平的事也數數皆是，要在這一生之中取得公平，很不容易。如果不以三世因果的觀點作疏導，便會引起怨天尤人，你爭我奪，嫉妒、瞋恨等等的種種煩惱了。

假如你能夠相信，除了今生，曾有前生；過了今生，尚有來生。如果把整個的生命之流，比作長江大川，今生所作的有限時間，不過像在長江大川裏劃一條橫斷綫而已，爲什麼你故意忽畧了過去那麼長的生命過程，又不願展望你的未來，還有很長很長的生命前途，而僅計較你現在這一生中短暫時間的遭遇？「三世因果」是否合乎科學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爲它是合乎邏輯的，若以經驗邏輯的尺度而言，涉及生前與死後的三世問題，便不能說是合乎現代科學的標準了。佛教只能告訴你合乎邏輯的理論，至於生前與死後是要你自己通過修持的經驗來證明它了。因此，我只想說佛教合乎科學的觀點，不想強調佛教即等於科學。

在此我要指出存在於宗教及科學之間的兩個問題：佛教從因緣論的立場，否定了神的創造和主宰之權威，從三世因果的立場，糾正了由於自然科學的發達而趨向於空前絕後的唯物論。一般宗教的偏差，在於強調神的權威而抹煞了人類各自的自主精神；自然科學的偏差，在於強調自然物理現象的影響力而落入唯物思想的陷阱。此由於一般宗教不重視因緣道理，也不能接受各別個人的三世因果的觀念；自然科學雖能承認因緣的法則，但却不能接受生前與死後的因果思想。殊不知佛教的因緣論，能使人不自私不自大，佛教的因果說，既能使人甘於面對現實，接受逆境與順境的果報，且能使人對於未來的前途，抱起無限的希望。

四、佛教重視科學

「菩薩地持經」第三卷記載：「五種明處，菩薩悉求」，在「西域記」第二卷也說到：「七歲之後，漸授五明大論」，足見佛教對五明的重視。在印度及西藏地區，進入寺院出家的僧侶，或準備做宗教師的人，從小就要學五明——聲明、工巧明、醫方明、因明、內明，這五種明，相當於中國的六藝——禮、樂、射、

御、書、數，其中的內容大部份合乎現代所謂的科學，可見佛教本身很重視科學，那麼、五明又是指什麼？

一、聲明：指語言學、文字、訓詁、辭章、音韻、音樂、聲樂等。

二、工巧明：指工藝、技術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工程、建築，包括陰陽曆數、山川地理等天文學和地質學在內，如果從實用的立場說，就是科學技術、機械動力、物質建設，這些都可以算是工巧明。

三、醫方明：指醫療、護理、藥劑、針灸、禁咒等治病的方。在印度及西藏的許多出家人，必須學醫方明，精通醫術，因此有許多出家人會替人治病。

四、因明：指邏輯學，中文又叫論理學或理則學，在我們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裏面，墨家有邏輯學，名家的公孫龍，也有一套辯證法；在希臘的思想史上，傳統的三段論邏輯，可以和因明的三支論式配合，這些都是訓練推理思考的基本方法，在印度、西藏的出家人，把因明列爲必修課目，而且必須經過考試及格，才能正式成爲一個佛法的研究者，因爲他受過邏輯訓練，寫出來的文章才會條理井然，他和外道展開辯論的時候，也才不會犯思想推理上的謬誤。

五、內明：可以分爲兩類，第一是中國佛教界通稱的內學，又稱「內術」，菩薩善戒經卷三說：「內術者謂十二部經，菩薩摩訶薩爲二事故求十二部經，一者知因果，二者爲作業不失，不作不受。」

第二是從印度文化的立場看，內明是五明之一，五明並不是釋迦牟尼佛時代才開始有的，在佛陀以前，印度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的讀書人，都必須經過五明的訓練，據說佛陀未出家以前，曾經學過五明，在那個時候的內明，梵語 *adhyātma-vidyā* 意思是元始、至上的神我之學，在原有的婆羅門教中，內明是指四種吠陀——梨俱吠陀、沙摩吠陀、夜柔吠陀、阿闍婆吠陀。因此，在印度各宗教對其自宗的教典，即稱爲內明。

前面講過，菩薩地持經強調佛學的人必須兼通五明，從「根

本說一切有部雜事」，卷六也可以看到，佛弟子除了修行佛法以外，每天宜乎抽出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學外典——五明。爲什麼佛教這樣重視科學？如果沒有聲明，語言文字不發達，佛法不能廣大傳播；如果沒有工巧明，建築物沒辦法建造，從古以來，世界上最偉大、堅固、莊嚴的建築物是宗教建築。如近代印度挖掘古蹟，挖掘出來的有祇園精舍、竹林精舍、那爛陀寺等的寺基結構，這些古建築的規模固然雄偉，從它的建築材料和技術看來，也都非常高明。我們中國的雲崗、敦煌、大同等石窟的雕刻、建築、藝術，都有不朽的價值，印度同樣也有，西元前第二世紀遺留迄今的桑佉（Sanchi）塔的雕刻健馱羅地方的石像，及西南印度的洞窟精舍阿強地（Ajanta），其開建的年代，由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後第六世紀，前後連續了幾乎八百年；另有柬埔寨在安哥王朝（802-1432）時代遺留下來的安哥寺（Angkor Wat）及巴戎寺（Bayon），均係偉大的石材建築與雕刻藝術品，這些大多數是出家的僧侶著手興建的，不是從理工學院畢業的工程師，或藝術學院畢業的畫家和雕刻家，因爲學了工巧明，能夠把佛教的建築藝術留傳下來，他們當時的建築情形，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，但他們技術的純熟，造型的優美，都令我們驚歎。

現在我們做個簡單的歸納：聲明、內明、因明可以算是人文科學；工巧明、醫方明屬於實用科學和自然科學。佛教雖然一開始就很重視科學，佛教的根本旨趣却不是爲了達成科學目的，佛教重視科學，是爲了輔助佛法的闡揚，出家人學會了五明以後，可以行菩薩道，建設人間，救人救世，學佛的人如果沒有種種知識技術，生活便和社會脫節了，所以「道」和「術」必須並重，道無術不行。現在有些人把這個「術」字曲解成心術，用來形容心機很深，城府很深，或者說玩弄手段，實際上道術的術是指科技方法的意思。

道無術不行，我們要傳道，必須要有「術」做橋樑，最初佛法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時候，傳教的僧侶帶來健身和醫病的方法，在坐成一法師是中醫學會的理事長，不知道有那幾種中藥是從西域傳過來的？相信有不少藥用植物是中國原來沒有而從西域傳

來的，因爲目前印度、歐美流行一種新醫學，是用植物和礦物配製的藥，其中有些植物我們中國尚沒有。

從古以來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，最初往往隨著宗教做媒介，傳教師和商隊一起越過沙漠或漂洋過海，從印度到中國，或從中國到印度，透過佛教，達到文化交流的效果，即使在日本也有這種情形，到日本傳教的中國高僧，曾教日本人做豆腐、喫茶、種茶等，都是事實，以上所舉的例子，只在說明一點：「道無術不行」，佛教行菩薩道的人，一定要配合五明，兼學科學，來輔助弘法。

五、佛教的研究方法必須科學化

近代的中國佛教，明末清初，尚有若干人才，稍後由於洪、楊之亂，而使東南各省的佛教，遭到毀滅性的摧殘，從唐宋以後，佛教的精華，大致在南方，故在太平天國之後，佛教的元氣大傷，佛教的人才凋零，僅僅是苟延殘喘地維持著一個軀殼而已。一直到清末民初，橋仁山居士在英國觸及現代的佛教思潮，回國後創立祇洹精舍，培養青年人才，太虛大師及歐陽竟無居士，即是當時的學生，由於他們的努力而有今天的中國佛教。先師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，我是太虛的第三代。

其實，自古以來，研究佛學的學者，雖然都是爲信仰的目的而非爲了學術的目的，但他們從事於佛法的研究之時，必須具備科學的精神，此可溯源到佛陀入滅以後的印度，漸漸地就有人對很多的經和律的內容，加以分析、研究和歸類，完成了一部一部的論書，有了大眾部和上座部以及其再分裂的各部派佛教的分張，後來印度又產生了大乘佛教裏邊的空宗和有宗的論書，都是採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佛教的教義教典而完成的東西。所以，以佛學的尺度來講，從印度開始，就沒有離開科學的方法。又如隋唐時代的天台四教判及華嚴五教判，都有非常精密的方法論做基礎，近代中國以科學方法研究佛學的人，有梁啟超、胡適及歐陽竟無和他的門下諸學者，其中梁啟超是受日本研究的影響，胡適是受杜威的影響，歐陽竟無是傳統的唯識學立場。因此，他們三人

可分成三型：梁氏是佛學的；胡氏是歷史的；歐陽氏是學佛的。唯識本身就是一門組織精密的學問，故其雖出之於信仰，仍不違背科學的精神。以出家人而言，可舉兩個人做代表：一是太虛大師，一是現在的印順法師，他們對於佛教都作了系統化的研究。太虛大師以中國佛教為本位，綜合全體佛教；印順法師以印度佛教為本位，綜合全體佛教。他們兩位，同是站在學佛的立場，前者偏重於信解的疏導，後者則較重於思想史的整理。太虛大師遍讀近代的中西各家哲學書，訪問過日本及歐美各國，同時受到西藏佛教重方法重邏輯的影響。印順法師，雖未留學日本，他的基本思想也異於日本學者，但他早年讀過不少日本學者的佛學著作，故到他的晚年，所寫諸書的方法論，是採用日本的。

近代的日本佛教學者，所用的科學方法，是從歐洲來的，因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，佛教不受重視，尤其政府的政策，對佛教極為不利，故其各宗，特別是淨土真宗，首先派遣優秀的青年僧侶到德、法、英等國家去留學。當時的歐洲諸國，已有不少學者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東方哲學、東方宗教學、東方語言學的研究而研究佛教，有了相當成績，這些日本青年學者學成回到國內以後，就開發了現代日本佛教學術研究的風氣，把研究佛學的工作帶進了大學的研究室，佛教本身也創辦了十數家合乎國際水準的大學。因為掌握了科學的方法以後，研究的工作做來非常順利，現在已可從宗教的、歷史的、社會的、人類學的、語言學等各種角度來研究佛教了。

有許多人常常嘆氣說：「大藏經浩如煙海，何年何月能夠看完？」有望洋興嘆的感覺，其實如果有了方法以後，就不必擔心了，科學的方法，等於給你一串鎖匙，你可以之逐一啓開佛學中的各個問題之門，結果你便能夠洞察佛教的全貌了。不過很遺憾的，從科學方法的運用，研究的成果是屬於考據、比較、整理出佛教的歷史文獻，却很難產生佛教的大思想家、或大宗教家。歐美的佛教學者，大多是在語言學上下功夫，日本的佛教學者，則是在文獻學上的貢獻較多。但是他們的研究對我們的社會是有用的，能夠告訴我們佛教對人類的歷史文化，產生了多大的影響？

在人類的思想文化史上，佔有怎樣的地位？佛教裏邊有多少東西是吸收了異民族的思想文化而形成的？又有那些事物是隨著佛教的傳播帶到各地，又在各地及各個時代產生了怎樣的新現象？由此而知道何以日本佛教不同於中國佛教，中國佛教不同於西藏佛教，也不同於印度佛教及南方各國的所謂小乘佛教。同時，也可推想到佛教對未來人類社會和實際的日常生活，將會產生多少作用和貢獻。然而在古代的印度、及中國隋唐時代的高僧，採用比較的方法及邏輯，來整理佛教教義的目的，是為產生了新的看法，是思想的，不是學問的。在印度有小乘的部執之爭及大乘的空有之爭；在中國則有天台的四教判及華嚴的五教判之別，互爭自宗是最上的究竟法門。這些都是由於他們用分析、研究的方法而得到的結果，對於佛教的發揚光大，有着無比的功德。

再就修行的方法而言，也需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，佛所說的經典，目的在於教人如何修行，但是佛經多，修行的方法也多，號稱象生有八萬四千煩惱，故也有八萬四千法門，究竟從那一門進入？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進入？却很少有明確的指示，譬如修淨土的念佛法門，要求修到一心不亂，至於怎樣在最短時期內達成一心不亂的目的？則很難捉摸了。又如禪宗講明心見性、或見性成佛，禪宗的公案語錄，講古人參禪而開悟的實例，但是，光看公案和語錄，絕對不能使你達成見性或開悟的目的，又在許多佛經中記述佛陀每以簡單的幾句話，便能使得當時的聽眾，各證聖果。我們縱然看了許多佛經，或將同一部經讀了又讀，為什麼不能證得聖果？佛教徒對此唯一的解釋，是佛世或古代的人，善根深厚，所以容易得道，現在末法時代的眾生，善根淺、罪業重，所以修道的少、得道的更少。我要告訴諸位，請不要這麼想，佛經裏有很多東西，已明明告訴了我們修行的方法，只是由於語言文字的障礙，使我們不能明確知道是在講的什麼。假如能把許多的經典中所說同類或異類的修行方法，加以綜合分析的研判工作不難整理出修行方法的層次和類別，再加以精確化與簡單化，便能使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級級向上，達到類似佛陀說法時或古人的目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